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第七十回 鳳仙斬金角大仙 國師點大仙本相

詩曰： 為愛仙人間世英，幾從仙籍識仙名。

金章未得元來面，石室甘頤太古情。

黃鶴幾番尋故侶，白雲隨處訂新盟。

鹿皮俄見飛仙影，底事隨風羽翰輕。

卻說鹿皮大仙跑下山來，摸著葫蘆就吹。吹上一口氣，即時間突出一把傘來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一會兒，一把傘就變有一丈多高，七尺來闊，罩在半空之中，天日都不見影，劃喇一聲響，落將下來，實指望把南朝這些將官，這些軍馬，一過兒都撈翻上去。哪曉得黃鳳仙又有些妙處。怎麼妙處？起眼一瞧，瞧著是把傘，他不慌不忙，說道：「我兒流，你敢把這個傘來撐我老娘哩！」輕輕的伸起隻手，頭上取下一根簪兒，名字叫做搜地虎。照地上一摔，也喝聲道：「變！」一會兒，就成一個文筆峰，約有萬丈之高，拄天拄地，把個傘就撐得定定的。鹿皮大仙看見個傘不得下來，卻又扭轉身子，把衣服一抖。即時間，就變做一隻無大不大的山鹿。原來那件衣服，卻是一張鹿皮，故此抖一抖，就是一隻山鹿。變成了鹿之時，只見呼的一聲響，一跳跳到黃鳳仙的頭上來。黃鳳仙看見他來得狠，一手就收起那個搜地虎，照著他一擗。這一擗又不曾擗得鹿倒，恰好的那把傘又掉將下來，黃鳳仙也只得土圍而行。可憐這一伙南兵摸頭不著，無處逃生，一傘就收有百□多個在裡面。

鹿皮大仙不勝之喜，提著個傘，望山上逕跑。唐狀元高叫道：「那妖道哪裡去？」趕向前去，狠是一槍。王應襲高叫道：「番狗哪裡去？」趕向前去，狠是一標。雷游擊高叫道：「賊奴哪裡走？」趕向前去，狠是一鎗。

鹿皮大仙只作不知，向山上逕跑。跑進洞裡面，連聲叫道：「師兄！師兄！你都來也。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你今日這等喜孜孜，想是得勝而回。」銀角大仙道：「師弟，你拿出那個女將來，我把這個六陽首級還你。」鹿皮大仙道：「師兄，軍中無戲言。你的六陽首級，坐得只怕有些不穩當哩！銀角大仙說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你既是拿得女將來，我怎麼又和你反悔！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口說無憑，拿出來便見。你且拿出來再處。」鹿皮大仙歡天喜地取出個傘來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那把傘一會兒就變得有一丈來多長，尺來多闊。又喝聲道：「開！」把個傘一會兒騰空而起，漸漸的張開。那兩位師兄抬頭一看，只見南朝那一千軍士，一陣風刮下□數多個來；又一陣風，又刮下□數多個來；刮來刮去，弔來弔去，共有百□多個；只是不見黃鳳仙。

銀角大仙說道：「擋刀的倒有這些，只是那個女將卻不曾看見在那裡。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分明收在傘裡，怎麼不見下來？想必是他有些怕死，躲在傘肚裡不肯下來。」一會兒，一陣風呼的一聲響，沒有個甚麼人下來。一會兒，又一陣風呼的一聲響，又沒有個甚麼人下來。鹿皮大仙說道：「這個賊婢是有些古怪，待我取下傘來，看他再躲到哪裡去！把手一招，那個傘一轆碌掉將下來，細細的查點一番，哪裡有個女將在裡面！銀角大仙說道：「師弟哩，今番只怕你的六陽首級有些不穩當哩！」

鹿皮大仙看見賭輸了，就撒起賴來，說道：「我分明拿住了他，想是二師兄放得他去了，故意的要我認輸。銀角大仙說道：「誰見我放他去了？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先前同著這一千的軍士，都在遮天蓋地，有則俱有，無則俱無，豈有有軍士，又沒有女將之理？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那女將變化如神，出沒似鬼，你哪裡拿得他住哩！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偏你就曉得他變化如神，出沒似鬼，卻不是你放了他？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沒有。」一個賴說道：「放了。」一個說道：「沒有。」師兄師弟爭做一團兒。金角大仙說道：「你們兩個都不消爭的。三師弟沒有拿住得女將，不算做全贏，二師弟的六陽首級不須取下。拿住了許多軍馬，又不算做全輸，三師弟的六陽首級也不須取下。彼此都取一個和罷。」鹿皮大仙自知理虧，唯唯就是。只有銀角大仙說道：「師弟不當如此欺我。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你也不消這等多怪少饒，待我明日出陣，擒住那個婦人，解了二位師弟之忿罷！」

到了明日，南兵又在山腳之下擺成了陣勢。金角大仙騎了一隻金絲犬，飛奔而來。黃鳳仙看見金角大仙，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照頭就還他一錦纏頭。一刀口金角大仙一時躲閃不及，一黏黏著錦纏頭上，一轆碌跌下金絲犬來。黃鳳仙只說跌他下來，卻好就中取事。哪曉得金角大仙手裡拿著一桿三股托天叉，步碾而來，掄得就是個烏飛兔走。一隻金絲犬又古怪，張開一嘴的狗牙，露出四隻狗爪，奔向前來，就像個虎竄狼奔。黃鳳仙反吃它一嚇，即時取下了夜夜雙來，左來右架，右來左支；人來人架，犬來犬支。架了一會，支了一會。金角大仙呼的一聲響，就是一口法水噴將過來。黃鳳仙沒奈何得，取出月月紅來，馬前□展，那口法水也又落空。法水未了，金線犬吠的一聲響，一跳跳到頭上來。黃鳳仙復手一刀。這一刀不至緊，早已把個尾巴上的毛劈下來一大堆。金絲犬護疼，迎風一擺，起在半空雲裡去了。

金角大仙看見自己不奈人何，金絲犬又不得力，一手掣過一口刀，頸脖子著實一磨，磨下一個頭，滿天飛，好耍子，不過悠悠揚揚，盤盤旋旋。過了一會，那個頭片的法水噴將下來。黃鳳仙連忙取出個月月紅，遮天遮地的晃著。這一陣法水來得凶，饒是個月月紅晃著，□個中間，還有一兩個擋著他的。擋著他的，就骨軟筋酥，眠在地上，如醉如癡，一時間扛抬不及。

不覺的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。南陣上還有好些昏迷著的，都吃那些毛頭毛腦的番兵一虧，撈進洞裡。金角大仙一個頭，又鬥在個身上，跨了金絲犬，走進洞門，不勝之喜，說道：「今日這一場殺，雖不曾拿住那個婦人，卻也挫了他許多銳氣，拿了他許多軍士，算做是我全贏。」一邊吩咐辦下酒席，自己賞功。一邊吩咐把這兩日拿住的南兵，都送到安樂窩裡，和前日那個黑臉，打伙兒受些快活。吩咐已畢，佈置停當，金角大仙暢飲三杯。銀角大仙說道：「明日出陣之時，我兩個都來幫你，包你就拿住那個婦人。」金角大仙一團的英氣，哪裡肯服些輸，說道：「我今番拿不住那婦人，誓不回山！」舉起一杯酒來，照地一奠：「若不全勝，誓不回山！與此酒同。大小山神都來鑒察！」這也莫非是金角大仙數合該盡，黃鳳仙的功合該成。

到了明日，臨陣之時，更不打話，一手一口刀，一手磨下一個頭。那個頭仍舊是滿天飛，仍舊是滿口法水，仍舊是擋著的骨軟筋酥。黃鳳仙抖擻精神，支支架架。這一日到晚，點水不漏下來。金角大仙沒奈何黃鳳仙何，黃鳳仙卻也沒奈何金角大仙何。天晚之時，各自收兵回陣。到了明日，又是現成腔調：一邊是一個光頭，滿天上噴下水來；一邊是一幅月月紅，遮天遮地的晃著。

一連纏了三日，不見輸贏。黃鳳仙心有些吃惱。唐狀元道：「夫人連日出陣，每有英勇，怎麼今日惱將起來？」黃鳳仙道：「非干我吃惱。只是這等樣兒遷延歲月，不得成功，何日是了！」唐狀元道：「依我愚見，那賊道只是些妖邪術法，不如還去求教天師或國師，才有個結果。若只是吃惱，也徒然無補。」黃鳳仙道：「狀元之言有理。我和你兩個同去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天師、國師和元帥都在元帥帳上，談論軍務。唐狀元直入，行一個禮。天師笑一笑兒，說道：「唐狀元此來為夫人求計。」唐狀元道：「非為夫人，遠為朝廷，近為元帥。」天師道：「狀元恕罪，前言戲之耳。」唐狀元卻把個金角大仙的始末緣由，細說了一遍。天師道：「邪不能勝正，偽不能勝真。只求國師老爺一言足矣！貧道其實未能。」國師道：「貧僧只曉得看經念佛，這殺人的事哪裡得知。」唐狀元道：「這不是殺人的事。只是金角大仙頭在一處就會飛，身子在一處又不動，一會兒，頭又鬥在身子上半點不差。這卻都不是些術法？只求二位老爺指教一番，教他的頭鬥不上他的身子，就完結了他的帳。」國師道：「這個不難。既是他的身子在一邊，你明日把本《金剛經》放在他的頸脖子上，他就安鬥不成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承教了！功成之日，再來拜謝老爺。」躬身而出，走到外面，把《金剛經》的事告訴黃鳳仙。黃鳳仙道：「焉有此理！一本《金剛經》哪裡會顯甚麼神通？」唐狀元道：「國師自來不打誑語，不可不信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明日且試一遭。倘不靈應，再來不遲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你明日和他爭鬥之時，待我們悄悄的放上一本經，兩不相照，他一時卻就提防不來。」黃鳳仙大喜，說道：「仰仗朝廷洪福，近賴元帥虎威。此計一成，勝於□萬之師遠矣！計議已定。」

到了明日之時，金角大仙一擁而來，撇下了金絲犬，除下了金角頭，一會兒就在天上，一會兒就噴出水來。黃鳳仙道：「你這

賊道，今番才認得我老娘的手段哩！金角大仙道：「你這幾日，還有幾個毛將官來相護。今日之間，隻身獨自而來，那些毛將官也害怕了。你這等一個蠢婦人，豈識得我仙家的妙用？」金角大仙只說是仙家的妙用，哪曉得唐狀元站在一邊還有個妙用。道猶未了，只見金角大仙飛起了頭，一任的法水噴將下來，黃鳳仙一任的月月紅照將上來。兩家子正在好處，金角大仙哪裡又顧個文身？

卻說唐狀元拿了一本《金剛經》，找著他文身，只見他頸額脖子上一股白氣沖出來。唐狀元也不管他氣不氣，白不白，連忙的把那《金剛經》放在上面。放了這《金剛經》不至緊，一會兒就不見了文身，就變成一個土堆在那裡。一會兒土堆又長起來，一尺就一丈，一丈就一丈，就變成一個大山在那裡。唐狀元心裡想道：「我夫人還不信，原來佛力廣無邊。國師之教不當要子！」道猶未了，一騎馬逕出陣前，手裡拿著那桿滾龍槍，照東一指。一聲鑼響，南陣上將轉兵回。

金角大仙看見黃鳳仙跑下陣，只說他心中懼怕，連忙的跌下頭來，卻尋身子鬥著，哪裡有個身子？沒奈何，頭只在半天之上，旋旋轉轉，慌慌張張，左找右找，左找不見，右找不見。找了一會，不見個身子，叫將起來。左叫右叫，左叫不見，右叫不見。叫了一會，又不見個身子，越發激得沒奈何，哭將起來。左哭右哭，左哭不見，右哭不見。沒奈何，哭了一會又叫，叫了一會又哭。

唐狀元叫聲道：「夫人，好去撈著他的頭來哩！」黃鳳仙帶轉了馬，取出個錦纏頭來，照上一撇。雖然打不著身子，眼睛珠兒卻在頭上，好不快捷，一起又起在半天之上，哪裡撈得他住？黃鳳仙叫聲道：「賊道，你今番沒有了文身，還做得甚麼好漢！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你藏了我的文身，你叫我怎麼結果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你今番再罵人麼？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我如今有口沒喉嚨，再罵得哪個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你今番再殺人麼？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我如今眼看得，手動不得，再殺得哪個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你今番現計算麼？」金角大仙道：「我如今有口沒心，再算計得哪個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你今番挪移人麼？」金角大仙道：「我如今曉得，腳走不得，再挪移得哪個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你番再強似人麼？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我如今有上梢沒下梢，再強似得哪個？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一個金絲犬三跳兩跳，跳將來，吡開一張嘴，就講起話來，說道：「主人公，主人公！你怎麼弄得這等一個濕東鬆？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我如今是這等有上梢來沒下梢，怎麼是好？」金絲犬說道：「主人公，你若是不嫌棄時，我的文身情願讓與你罷！」金角大仙想了一會，連說道：「做不得，做不得！」金絲犬說道：「怎麼做不得？」金角大仙道：「我在玄門之中走這一遭，已自像個狼群狗黨。再真個披了你的皮，卻把甚麼嘴臉看見三淨老兒？」

道猶未了，黃鳳仙一手一張兩面刀，呼的一聲響，一刀金角大仙，一刀金絲犬。殺翻了這兩個對頭。你看黃鳳仙，喜孜孜，鞭敲金鑼響；笑盈盈，人唱凱歌聲，驟馬而歸。進了營門之內，把兩個屍首擺列著在階前，上帳去見元帥。

元帥道：「階前是哪個的屍首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一個是金角大仙，一個是金絲犬。」元帥道：「那有頭有尾、有手有腳的是哪個？那有頭沒尾、沒手沒腳的是哪個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有頭沒尾、沒手沒腳的是金角大仙。那有頭有尾、有手有腳的是金絲犬。」二位元帥嘆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這個誅斬賊道，狗也不如。」

道猶未了，旗牌官報說道：「天師、國師來拜。」相見禮畢，剛坐下，天師問道：「這個頭是哪個的？」元帥道：「今日黃鳳仙力戰成功，這個頭就是金角大仙的。」天師歎上一聲，說道：「這畜生自稱金角大仙，今日做到這個田地，是我玄門之玷！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個孽畜哪是你玄門中人？」天師道：「怎見得不是貧道玄門中人？」國師道：「你還不信來，我取過他的文身來你瞧著。」天師道：「國師肯見教時，貧道大幸。」國師道：「請過唐狀元來。」

即時唐狀元帳前相見，國師道：「你拿的《金剛經》放在哪裡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承國師老爺佛旨，已曾放在金角大仙的頸脖子上。」國師道：「其後何如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放了《金剛經》之後，那個文身即時變成一個土堆。一會兒，又變成一個山嶺，故此金角大仙再沒去尋處。」國師道：「你還去取轉經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已經是高山峻嶺，怎麼又得出來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個不妨礙，你拿出手來。」唐狀元伸出隻手。國師拿起九環錫杖，寫個「土」字，放在他手掌心裡，吩咐道：「你仔細拿著這個字，一直走到山嶺之前，放開手掌來，你就望本營裡跑。」

唐狀元遵命而行。走到山嶺之前，剛剛的放開個手掌心來，只聽得劃喇一聲響，狠似天崩地塌一般。唐狀元領了國師嚴命，不敢有違，一徑望本營裡跑。未及看見元帥，只見階下已自橫擔著一隻野牛，毛撐撐的。及至回覆元帥，只見九環錫杖頭上橫擔著一本《金剛經》。唐狀元嚇得毛悚骨酥，不得作聲。天師道：「那野牛是哪裡來的？」國師道：「這野牛就是金角大仙的身子。」國師道：「頭也不是人的。」天師道：「見教一番如何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個不難。」即時吩咐取過一碗無根水來。取過水來，照著那個頭一噴。只一聲響，就變出一個牛頭來，兩隻長角金晃晃的。國師道：「這卻不是個金角大仙！這等一個畜生，混入玄門中，何足為玄門之玷！」天師滿口稱謝。二位元帥說道：「這個牛精自稱金角大仙，果真的有雙牛角。」只因這個故事傳到如今，都罵人做牛鼻子道士，卻是有個來歷。卻說元帥請問國師：「這兩個屍首怎麼處？」國師道：「都宜以禮埋之。但金絲犬墳上豎一塊石碑，鐫著『義犬』兩個字。要見得人之不要不如狗。」後人感此，做一篇《病狗賦》，錄之為證。賦曰：

狗病狗病由何苦？狗病只因護家主；晝夜不眠防賊來，賊聞狗聲不登戶；護得主人金與銀，護得主人命與身；一朝老來狗生病，卻將賣與屠狗人。狗見賣與屠人宰，聲叫人主全不睬；回頭又顧主人門，還有戀主心腸在。嗚呼！狗帶皮毛人帶血，狗行仁義人行殺。狗皮裡面有人心，人有獸心安可察？嗚呼！世上人情不如狗，人情不似狗情久。人見人貧漸漸疏，狗見人貧常相守。有錢莫交無義人，有飯且養看家狗。

元帥紀功頌賞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銀角大仙聽知金角大仙戰敗而死，嚇得如醉如癡，不省人事。鹿皮大仙再三勸解，說道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生者豈可尋死？我和你不如丟了這山頭，再到別處尋一個洞天福地，安閒自在去罷。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今日也說南船上有個金和尚、張道士，明日也說南船上有個金和尚、張道士，把這兩個人看作生鐵拐、活洞賓，不敢惹他。到今經半月有餘，不曾看見他兩個放得半個屁。倒反被這等一個潑婦人，連贏我們這些陣數，費了我們多少精神？用了我們多少計策？今日算到這個田地，我豈肯甘休罷了！況且殺兄之仇，不共日月！我明日定要與他決一個高低。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我們這如今又不是前番的譜子？怎麼不是前番的譜子？前番他初見我們之時，還只說我是個上界真仙，縱有些小疑惑，終久不能自決。這如今撈翻了師兄，已自看得針穿紙過的。我和你又把舊譜子來行，只怕就有差錯。」銀角大仙道：「這個話說得有理。」只是我也曾經打慮過來。我如今有了個鬼神不測之機，翻天覆地之妙。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師兄，你試說出來，我聽一聽看。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？我這個神機妙算再不說出來，你明日只看著就是。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惟願得：「眼觀旌旗捷，耳聽好消息。」

到了明日，剛交到五鼓時候，銀角大仙披衣而起，站在山頭上，手裡拿著個如意鉤，望海裡一撇。這個鉤千變萬化，無不如意。銀角大仙意思要它變做個水怪，翻江攪海，打壞他的寶船。果真的變做一個千百千丈的大鱷魚，就在海中間攪起萬丈波濤，拍天雪浪。一霎時，只見：

日月昏螟，雷霆震怒。慘慘黯黯，數重雲霧罩定乾坤；凜凜冽冽，一陣猛風撼開山嶽。雪山萬丈，打著天，拍著太陽；銀燭千條，瀉平地，頓成滄海。鎮日間浙浙索索，劃劃喇喇，任是你寶船千號，少不得東倒西歪；滿眼裡傾傾動動，恁恁總總，憑著他過海八仙，也不免手慌腳亂。巉巖崖崖，崎嶇嶇嶇，有眼難開，嚇得個水神們縮頸坐時如鳳宿；嘩嘩剝剝，叮叮噹噹，有足難走，打得個水族們攢身聚處似泥蟠。雲霧障天，舉目不知天早晚；波濤浴日，要行難辨路高低。神光萬丈，閃閃爍爍，燦燦爛爛，恍疑五夜裡掣電爭明；殺氣千重，昏昏沉沉，陰陰深深，恰似三月間奇花亂吐。拂拂霏霏，不讓三更驟雨；轟轟轟轟，難逃九夏鳴雷。不知是陽侯神、靈胥神、馮夷神、海若神、天吾神、王癸神，和誰鬥戰？只應是涇川君、洞庭君、南海君、北海君、宮亭君、丹陽君，各顯威靈。正是：西風作惡實堪哀，萬丈潮頭劈面來。高似禹門三級浪，險如平地一聲雷。

卻說四嘴副都督看見這等萬丈的波濤，滔天的雪浪，都吃一大驚，都說道：「只怕是天意有些甚麼差池？」一齊兒來見元帥，元帥道：「這一定又是那兩個殺不盡的道士使風作浪，唬嚇我們。」吩咐快去請國師來。國師道：「厚承呼喚，有甚麼指揮？」元

帥道：「前日初到之時，承尊命說是海裡的風，船上的火，都在老爺身上。今日不幸，果是海裡生風作浪，望乞國師老爺不食前言。」國師道：「貧僧受命而來，何曾敢打半句誑語？今日之事，相煩二位元帥到貧僧千葉蓮臺之上，去看一會來，便見明白。」

二位元帥不敢怠慢，一逕跟著國師，同到蓮臺頂上。起眼一瞧，只見離船有□丈之遠，□丈之外，雪浪滔天，銀山吞日；□丈之內，水光萬頃，波濤不興。二位元帥問說道：「怎麼外面那樣兇險，裡面這等平靜？」國師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貧僧看見那個妖道來使風作浪，是貧僧一道牒文，差下四個龍王，在□丈之外護持我們寶船，故此外面兇險，裡面就平靜。」二位元帥連聲稱謝，說道：「若不是佛爺爺神力扶持，卻不遠葬海魚之腹！」國師道：「若不是預先設法，這些寶船幾乎不保，還守得到元帥來呼喚貧僧麼？」元帥道：「這風浪到幾時才寧靜？」國師道：「妖邪之術，小者三刻，大者三□刻。這個妖道盡成了氣候，今日風浪是寅時初刻起的，要到巳時初刻，才得寧靜。」

交了巳時，果真的風戢浪靜。四哨副都督並一切水軍都督，都來問安。二位元帥說道：「快叫軍政司備辦一席筵宴，與大小將官壓驚。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還是些小驚，還有一個大驚在後面。且慢安排筵席。」

不知是個甚麼大驚在後面？且聽下回分解？